

八大剑侠传·

清室暗杀团血滴子

陆士谔 著



序

陆君士谔，名医也。精于扁鹊、仲景之学，深造有得，悬壶松江，治剧症无不应手愈。顾其著述，关涉医学者，仅《中西汇通发挥》、《医学南针》数种外，类多小说家言。岂善《易》者，故不言《易》欤？君之小说，言皆有据，事尽可徵，与凭空捏造者大有天壤之判。余故酷爱读之。即以文笔而论，亦远非率尔操觚者所得比拟。即如此书，其写血滴子诸杰，蹶足腾空，已极飞行之能事。而偏有剑气合一之各剑侠驾临其上，视飞行为多事矣。行如闪电，动若流星，技至剑侠，技而已进乎道。而偏有广慈主师涵照一切，视剑侠之徒，以一剑自鸣者犹未矣。书中尤注意道德，如广慈主师吕四娘，孝女也；张福儿，孝子也；路民瞻等，忠臣也；王涵春，义友也；年福，义仆也。虽其时果有其人其事，而作者教孝教忠劝义之心于此可见。陆君人格极高。其两弟均著声军政界，而君独以医术自活，于当代要人极少交际。观书中张福儿辞官得请，如释重负之语，知陆君实自写照也。拜诵之余，因草数言为此书序，未识陆君肯许余为知言否。

公元一九二二年五月日

长沙张慕机谨序

目 录

序

- 第一回 贞贝勒亲统血滴子
云中燕夜探阿哥家……………(1)
- 第二回 造膝密陈微言谏主
腾空蹑足午夜飞行……………(7)
- 第三回 血滴子王府盗名姬
康熙皇深宫颁恩旨……………(13)
- 第四回 军舰坐花提台失印
衙斋飞剑县令助捐……………(19)
- 第五回 周南江黑夜失头颅
一枝梅飞行斗鱼壳……………(25)
- 第六回 鱼壳遇敌返家园
泉台重金聘名捕……………(31)
- 第七回 血滴子湖上遇名贤
飞来峰水中擒剧盗……………(37)
- 第八回 一枝梅飞镖救于督
血滴子奉召走京师……………(43)
- 第九回 三家村无心遇豪士
一线天有意访奇人……………(51)

第十回	长平主教创太阳宗 血滴子身囚云母窟.....	(56)
第十一回	云中燕初游多宝阁 血滴子双探乾清宫.....	(62)
第十二回	张孝子万里寻亲 毕中军片言解祸.....	(68)
第十三回	净修僧中途逢剑侠 张孝子挈眷返家园.....	(74)
第十四回	飞龙岭英雄履险 多宝阁豪杰遭擒.....	(80)
第十五回	改遗诏雍正登大宝 煮豆箕皇子被诛夷.....	(86)
第十六回	年羹尧深夜遭飞贼 何玉凤奉母走他乡.....	(92)
第十七回	年羹尧被疑获严谴 血滴子中计自相残.....	(98)
第十八回	云中燕回京救同志 吕四娘奉母走飞龙.....	(104)
第十九回	张敬卿心坚如铁 吕留良身后遭刑.....	(110)
第二十回	云中燕解除血滴子 路民瞻组织剑侠团.....	(116)

第一回 禎貝勒亲统血滴子 云中燕夜探阿哥家

话说大清当康熙之末雍正之初，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暗杀党，名叫血滴子，来如鬼怪，去似妖魔。稠人之中，众目昭彰，密室之内，窗门紧闭，没头没脑，无影无踪，忽然失去脑袋的人，每一年每一处总有好几个。偏是这神出鬼没的血滴子，倒是堂堂正正大清皇室组织的，统领这血滴子的，却是朝廷督抚大员。

那血滴子的缘起，血滴子的组织法，做书的在《八大剑侠》中已经叙述明白，现在可以不庸多讲。却说护理川陕总督年羹尧，一日正在署中阅看公事，忽见巡捕官送进一名片，说有客求见。年羹尧接来瞧时，见红纸中端端正正写着张乐天三个楷字。心里惊道：“这是禎贝勒呀！他老人家赶来有什么事故？”随命快请，自己忙着迎出去，见禎贝勒已随着那巡捕官虎步龙行的进来了。羹尧抢步上前，执住禎贝勒手道：“再想不到张兄会来，怎么不先给小弟一个信儿？”禎贝勒笑道：“我因急迫，没暇给你信，咱们里面去谈罢。”两人携手到签押房坐定，把别人都支使开了去，只留年福一个儿伺候。吩咐巡捕官，不论何事都不许回，不论何客都不许见，年福却烹茶炖酒，安箸搬菜，忙到个不得开交。

年羹尧要重行国礼，禔贝勒赶忙止住不许。随道：“咱们谈正事要紧。我前儿听了你的计策，果然效验的很。”年羹尧道：“见过上谕，皇太子胤祁已经废掉，并命居住在上驷院旁，就交贝勒爷和大贝勒胤禔看守。我就知道我策见效了，这也是贝勒爷的洪福。”禔贝勒道：“快别提福不福，现在事情变幻，咱们劳心劳力，倒给人家稳稳的坐收渔人之利。”年羹尧问是谁？禔贝勒做了个手势。年羹尧道：“是胤祁胤禔两个儿么？”禔贝勒道：“不差。胤祁家中留着一个相面的人，叫张德明，这张德明相胤祁日后必然大贵。胤祁自己为了母家微贱，原不敢萌此妄想，张德明竟替他游说胤禔，现在胤禔已经应允辅佐，并替胤祁转结朝臣。那领侍卫内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等，受他笼络的很是不少。胤禔内有母妃，外有朝臣，内外呵成一气，你想危险不危险？紧急不紧急？”年羹尧听了沉思不语，半晌才道：“皇上最恼的是朋党。廷臣这一面，无论他交结了几多人，只消轻轻用朋党两个字就可以扫除了。倒是皇妃这一面的事难办，须先设法使得母子相离。皇妃与胤禔各存了意见，最好弄皇妃向了贝勒爷，在皇上跟前告起胤禔的不孝来，那层内障就除去了。”禔贝勒连声夸赞道：“妙计妙计！端的妙计！老弟，咱们肺腑至交，我将来总不忘了老弟。”年羹尧道：“还有一句话，现在各阿哥争夺得这么利害，咱们又未便与他们一般见知。要免去眼前的争夺，还是仍旧设法权把废太子复了位，绝去他们的妄念。好在日后日子长，咱们再慢慢计较是了。”禔贝勒大喜。

这夜，禔贝勒年羹尧同榻而眠，两个儿密议了一夜。因胤禔这人聪明干练，上得宫廷的宠爱，下得朝臣的欢心，很

不容易谋算。经年羹尧想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叫禔贝勒得便把他弄到外面来，再慢慢的设法摆布。禔贝勒因年羹尧远在陕西，京陕距离太远，一时呼应不灵，要把血滴子统领一职亲自管领。年羹尧一口答应，毫无难色。连夜赶办交代，交出血滴子花名册，并前后左右中各队的符号暗记。计队长云中雁、云中鹤、邓起龙、张人龙、吕翔龙等五名，监器云中燕，监军净修，并那一百名的血滴子。禔贝勒道：“老弟指挥他们的符号呢？”羹尧道：“我不过是个小小金章，上面刊着个篆文羹字，现在贝勒爷可用不着这个字。”禔贝勒道：“我的名字章很不相宜，就用那个天字玉章罢。”羹尧道很好。随道：“咱们这里办交代，党众还没有知晓。待小弟传了监军净修来，告诉他情节，叫他传知五路队长到贝勒爷那里听令罢。”禔贝勒点头称好。禔贝勒在制台衙门只住得两天，就辞了年羹尧翩然去了。年羹尧果然传了净修来，叫他知照云中雁等一班血滴子，都到京中禔贝勒那里听候差遣。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从此，年羹尧便与血滴子脱离关系。不过禔贝勒有事询问，往来书信总是叫血滴子递送的。暂时按下。

却说禔贝勒自己任了统领职后，就把血滴子各员的薪水大大增加。训令道：“党中各员，只知奉令行事，统领叫刺谁就刺谁，不能私下议论是非曲直，该刺不该刺。那怕是该员的亲戚故旧，一奉到令，立刻遵行不怠。”却就派云中雁带领队众，专探各位阿哥与朝臣的举动。看官，满洲话称皇子叫做阿哥，称公主叫做格格。当下云中雁指挥队众分头去讫。自己夜饭已毕，卸去长衣，换上夜行衣服，穿上软底皂靴，把发辮结成了个得胜结，扎上青绸包头，上下混身一黑

如墨。带上了百宝囊，内贮小锯、斧凿、火绳等各种应用东西，那腰带上便系着那千古无双的利器血滴子，背间插上一柄惯使的倭宝刀。吹灭了火，轻开窗户，一纵身早上了屋面。施展本领，踏瓦无声，轻如飞燕，疾若猿猴，一朵乌云似的只向大贝勒胤禔府第飞来。“飕、飕、飕”，但觉耳边风响，霎时间早已行到。星光之下，瞧见一带粉墙，随堤曲绕，墙内树木森森，楼台隐隐，知道是胤禔府第的花园了。云中雁端详了一会子，估量不过三丈来高，可以不用软梯。略按一按，纵身飞上，翻过了墙头。满园乌黑，只有那花树儿迎风飞舞，飒飒有声。云中雁循着回廊曲折行去，才及一半，便有怪石灵峰挡住去路。暗道：“我何不蹿上这山峰，借着他的高势瞧一瞧。”“扑、扑”，蹿身上峰，向前瞧时，见东边岸船室内有着亮儿呢。跳下身，蹑足潜踪的行将去。行抵岸船，见明瓦窗四周紧闭，灯光映在窗儿上，室内有人正讲话呢。只听得一个道：“你那表妹究竟怎样的标致？说给我听听。人家都把他天仙活宝似的称说，我终有点儿不信。”一个道：“真告诉不得你，不信也只好由你不信。我这表妹有一桩异处，他自幼浑身幽幽静静，生有一股兰花的香气，人人都说诧异。到了大来，贴身衣服裤子换下来也是香的，贴身睡的被褥枕头都是香的。他到那间屋里，人人进来，都闻得一阵幽幽的兰花香气。那些本家亲戚女眷们，常把他的手臂颈脖闻着玩笑。他生得脸上，从来用不着脂粉，头发从来用不着膏沐。他洗澡的时候，那水拖上身去，就如那水银似的成了珠儿滚泻下来，身上从来看不出水迹。通身的肌肤，尽着生得白的，比了他，越觉得或白而带青，或白而映黄，或白得栗而不润，或白得腻而无光。无论比玉、比雪、比粉、比通

草、比羊脂，总不能够形容尽致。他的白别有一种娇艳秾丽，我也难于形容。他的本色素脸，人家搽脂抹粉的，总比不上他的天然艳容。还有一样奇处，他就是热天，从不出汗，所以换下来的衣服从来没有汗渍。他的性情十分柔和，举止十分风流，说话十分灵巧，待人十分圆活，一味笑容媚态，从不见他怒容。”先一个道：“那么弄了他进府，贝勒爷必然欢喜。”那人道：“可惜咱们是汉人，巴结不上呢。不然，早送进八爷府中去了。现在二爷的太子已经有罪废了，八爷是极有望的。”先一个道：“满汉不通姻，不过是一句话罢了，那里当得真呢。”云中雁伏着身，即从窗上明瓦隙里钻进去。见讲话的是两个小太监，一个有二十多岁年纪，就是现在讲话的。那一个讲他表妹的，约摸只有十八九岁呢。台上一枝红蜡，十停中已烧去三四停，生着很大的烛花儿，那亮不住的颤动呢。一面张，一面听，只见那大太监道：“你那里知道，八爷将来做太子，也全仗这里贝勒爷帮他的忙。现在众阿哥中，从三爷起到廿四爷，除了四爷不算外，没一个不与咱们爷要好的。八爷已经面允，将来上头万年之后，八爷不过做一个虚名的皇帝，一切朝政都由咱们爷管理，咱们爷差不多就是摄政王呢。你的表妹弄了进来，你就可以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小太监道：“我也知道。我昨儿伺候爷在沁芳亭中，会见阿灵阿、鄂伦、岱揆叙、马齐、王鸿绪各位大人，商议的就是保奏八爷做太子的事。各位大人都应允了，说只要皇上下旨，我们就齐心保奏。”大太监道：“你既然知道就好了。你明儿就回家去，向你表妹老子娘说知，预备着。我就趁备回了爷，择日子弄他进来。”小太监道：“讨了爷的好，被福晋知道了，那不抽去

你我的皮么？”大太监笑道：“那也顾不得许多。”再听下去都是不相干的话。

云中雁又向别处探视了一回，探不着甚么消息，于是沿着曲径回出。才到假山相近，两个查夜的家将鸣锣击柝而来，避已不及。云中雁陡生急智，一横身装做犬儿模样，走入了假山去。查夜的果然不疑，击着梆走了过去。云中雁施展夜行奇术，翻出墙头，如箭一般的回来。次日清晨入府告知禎贝勒，禎贝勒闻知小太监的表妹这么标致，欢喜得什么相似，拍着云中雁肩道：“老云你真能干，不枉我赏识了你。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办，别个也未必靠得住，你替我辛苦一回罢。”云中雁道：“贝勒爷要办什么事？不知我云中雁能够干不能够干。”欲知禎贝勒说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造膝密陈微言谏主

腾空蹑足午夜飞行

却说禛贝勒道：“那小太监的表妹，听你说来，大概是不差的。这件事就交给你，就替我把这姑娘办了来，愈快愈妙。办了来，我自重重酬谢你。”云中雁听了一呆，回道：

“我的爷，这可难死人了。那小太监的表妹，知道他住在何方何地？叫我从何处下手呢？”禛贝勒道：“左右不过就在这京城相近，难道你就没法探听了么？”云中雁沉吟半晌道：“我且竭力办去，办成了也不是云中雁之功。办不成时，贝勒爷且休见罪。”禛贝勒笑道：“这是我烦你的事，如何会罪你？再者，照你这么细心干练，我知道你再不会不成的。你要是办不成，天下再不有会办这事的人了。还有一件事情也要交给你办。你说各大臣中，满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马齐，汉臣王鸿绪，都与胤禔胤祀谋保皇太子。这几个人的举动，你也替我去探听了来。”云中雁应着下来，就分派队众，日间改扮乔装，到各阿哥各大臣府第左右，与各家的家人们亲近，乘便明查暗访。夜里都穿上夜行衣服，走脊飞檐，密窥动静。得了虱大的消息，就到禛贝勒府中报告。

一日接到报告，知道众皇子都在胤祀家中，私贺他谋干已成。禛贝勒便也备了一席极精致的菜，亲自送去称贺。众

皇子见禛贝勒兄弟间素不很来往，今日也送菜前来，都很诧异。当下众皇子团坐欢饮，禛贝勒也随俗浮沉，并不立异标奇。散席回第，府中太监回：“得着宫中消息，老佛爷圣躬违和，正传太医请脉呢。”禛贝勒心机一动，赶忙坐车入宫。见了圣祖请过安，随道：“子臣才回家，得着圣躬违和消息，急得什么相似。现在见御容如常，才放了心。”圣祖道：“我原不曾害什么大病，不过积了一点子食，服两剂消导药就好了。你说才回家，你在那里呢？”禛贝勒巴不得问这一句，即回道：“在胤祀家吃饭。因为众阿哥都在他那里称贺，子臣走去，恰是适逢其会。”圣祖道：“胤祀家为什么事称贺呢？”禛贝勒道：“听说朝臣都约好了，保举胤祀做太子，所以众阿哥都去贺他。这胤祀也真礼贤下士，降尊纡贵的与朝臣交好。”圣祖道：“众阿哥都怎么样？”禛贝勒道：“大概都很欢喜，内中要算胤禔最为欢喜。”圣祖道：“为甚胤禔最欢喜？”禛贝勒道：“听说胤祀与他面约，将来就叫他辅佐呢。就是此回的朝臣，由胤禔替他转约的也很不少。”圣祖道：“你的意见如何？”禛贝勒道：“子臣再不敢稍有意见。子臣只知道上侍圣躬，只望老佛爷万年康健，余下就是自己念书。师傅在上书房所教的，所讲的常常温习还不暇。总之子臣自知愚笨，只得如此罢了。”圣祖道：“对于皇太子一层呢？”禛贝勒道：“这个出自圣恩，子臣再不敢稍有意见。”圣祖笑道：“好个知礼守法的孩子。但是此刻咱们爷儿两个私谈谈，也不算什么，你也不妨姑忘言之。”禛贝勒道：“子臣愚见，胤祁虽然有罪，究竟做过好多年的太子，还祈逾格鸿恩，把他赦免了，也可杜绝众阿哥非分之想。但是这个恩出自上，子臣断不敢替二阿

哥求恩。”圣祖听了不语。祯贝勒伺候了一会子，也就退出回家。

次日，太监回老佛爷已降谕旨，命满汉大臣于众阿哥中，保奏可为太子的。此时胤禩等都非常快活，独有祯贝勒暗暗好笑。朝臣奏摺，果然大众一心，都保荐大阿哥胤禔。圣祖心疑，又召询十四阿哥胤禔，胤禔也力奏胤禩堪为储贰。圣祖道：“立胤禩做了太子，你能够保得住他没有失德的事么？”胤禔碰头道：“若立胤禩为皇太子，子臣愿为辅佐。”圣祖挥他退出。胤禔往见胤禩，额手相庆，以为册立大典不日举行了。不意隔了两日。圣祖忽地召见领侍卫内大臣、满汉大学士、满汉尚书等，问道：“前儿朕躬违和，命尔等于诸阿哥中保奏可为储贰的，尔等何以独保胤禩？胤禩曾经获罪于朕，身婴縲绁，尔等俱有耳目，岂无闻见？并且他的母家很是微贱，岂可使为皇太子！而况胤禩乃是胤禔的一党，胤禔曾奏言，若立胤禩为皇太子，伊当辅他。可见伊等结党潜谋，早定于平日了。当日先举胤禩的是谁？尔等各据实回奏。”群臣听了你瞧我，我瞧你，面面相觑，都不敢陈奏。经圣祖派人密查，查得当日保荐八阿哥胤禩之议出自马齐。于是下旨，马齐严行拘禁，八阿哥胤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不过两日工夫，都已审问明白。把他家中供养的相面先生张明德正法示众。大阿哥胤禔本已封为直郡王，现在为了结党谋储，革去王爵，即在府内幽禁。胤禔等空欢喜了几天，倒得到了革爵幽禁的处分。圣祖又派大学士温达、大学士李光地充了正使，刑部尚书张廷枢、左都御史穆和伦充了副使，两满两汉，正副使共是四人，持节授皇太子胤祁册宝，复立为皇太子。派礼部尚书富宁安为正使，礼部侍郎铁图

为副使，持节授太子妃册宝，复封为皇太子妃。一面派遣大臣，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满朝文武尽都上表称贺，不容细表。

单提血滴子队长云中雁，接了统领贝勒爷胤禛将令，要办那小太监表妹这桩事情。访查了十来天，依然毫无眉目，不过知道这小太监姓周，叫周小五，本京人氏，他老子娘在前门设着一片小小骨董铺。这日，云中燕来京修器，兄弟两个会见了。云中雁就告知他这件事情，并求他指教。云中燕道：“老弟呆极了。既然探知他家设着骨董铺，就好借着购买骨董为由与他亲近，乘便探听这姑娘的消息。如果不曾送入大爷府中，就可与他说合，多许他几百银子，叫他情情愿愿送此女到贝勒家来。岂不容易？”云中雁大喜，依计而行。找到前门周家铺，见掌柜的已有五十多岁了，人极和气，满面春风。云中雁借着看货论价，乘便探听姑娘消息。攀谈了许久，倒也探听不出什么。云中雁道：“这几件东西看是看定了，价也不很贵，我家去回过贝勒爷就来付银。”周掌柜听了道：“原来你老人家也在贝勒府中的，不知是那一处府第？”云中雁道：“我在八贝勒府中当差的。”周掌柜叹道：“天下偏有这么冤屈的事，八贝勒坏了事，连咱们的大爷也累倒了。”云中雁问大爷是谁？周掌柜道：“我们小犬净了身，在大贝勒府中当差的，所以小老儿称主子也称做大爷。”云中雁道：“掌柜说冤屈，究竟谁受了冤屈呢？就是大贝勒被累，当差的是不相干的。”周掌柜道：“第一个受冤屈的就是我。亏得你老人家不是外人，说给你听大概也不妨。我有一个外甥女，今年才十六岁，长得真是个美人儿。”云中雁心下欢喜，随搭讪道：“想必总许了人家

了？”周掌柜道：“人家倒没有许。因为这孩子生得异样，浑身香喷喷的，脸又标致，他老子娘寻常人家不肯许，总攀一门子高亲。上月底小犬回家，说大爷知道香儿标致，要接去做个房里人。”云中雁道：“香儿是谁？”周掌柜道：“就是我这外甥女儿，他姓冯，乳名叫香儿。大爷愿出一千银子，接进府去做房里人，还应许他老子娘都有差使派。小儿告知我，这个媒要是做成了，大爷肯赏银二百两。”云中雁道：“媒做成了没有？”周掌柜道：“怎么没有。可怜我那外甥女进府才只得二日，大爷就坏了事，连我的赏银都没有领着，冤屈不冤屈？”云中雁问：“你外甥女进府几天了？”周掌柜道：“上月廿八送进府的，今儿是初三，已有六天了。”云中雁又讲了几句别的话，辞着出来，径投贞贝勒府报知消息。贞贝勒道：“已经进了府么？老云，你总有法子给我办了来，这件事我始终托你一个儿去办，现在探得了地方，比了茫无头绪的时光容易多了。”云中雁没法，只得在二十个血滴子中，挑了五个眼明手快本领来得的人，约定人静后到胤禔府中找寻冯香儿。

那挑定的五人是张英、李霸、赵勇、钱强、王胜。夜饭完毕，各人都装束起来，一切百宝袋、血滴子、腰刀等无不齐备。挨到二更过后，街上已少人行，云中雁等六人飞身上屋，宛如六股黑烟，齐向大贝勒府飞来。明星皎洁，月系熹微，夜行人望去倍觉清楚，霎时已到。云中雁道：“我们人数既多，不能不预定暗号。”张英主张拍手为号。赵勇道：“拍手很好，须分出种类。进，是一记；出，是二记；有人来，是三记。”云中雁道：“大家都记清了，咱们就进去罢。”钱强道：“我因贝勒府中房屋幽深，路径曲折，人生

路不熟，进去了恐怕迷路。备下六股棒香儿，每人各藏一股，到那出入转角之处，插上一枝作为记号，遇了敌人，退路也不致于迷误。”云中雁大赞钱强心思精细。说毕，一纵身早上了墙头。向内瞧时，并不见有人影儿，回身拍了一记掌。五股黑烟一齐上墙，“朴、朴、朴”，齐都跳下。云中雁道：“咱们分头探去，停会子仍在这里取齐。”钱强道：“我跟头领走一路罢。”于是六个人分作五路而进，各人都藏了棒香一股。

云中雁、钱强穿过曲径，越过假山，翻上了岸船屋，就在屋上飞走探听。虽有几处房屋有人讲话，听了听都是不相干的。蛇行鹤步，蹑足潜踪，翻过三五道墙头，越过八九个屋脊，已经出了花园地界。花园外面一带十来间都是下房，大概都是丫头老妈子们住的，屋内人声稠稠。云中雁低声向钱强道：“下人们最喜谈论主子，这里倒是最要紧所在。你我各探一间，得了消息彼此知会。”钱强点点头，步向靠西两间去了。云中雁蹑伏在屋上，把耳贴住了瓦楞，听下面的讲话。只听得屋内有三个人声音，正在谈论周小五呢。欲知探得消息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血滴子王府盗名姬 康熙皇深宫颁恩旨

却说云中雁踉跄伏在屋上，听得下面一人道：“周小五这几日来架子顿然大了，招呼他总是大模大样不大理人，好似对了什么似的。”一个道：“原来你还不曾知道，他的身分可不比从前，他早敕封为舅爷爷了。”又一个问：“谁封他的？”察声音是两个婆子，一个丫头。先前问答的是婆子，现在插语的是丫头。那婆子道：“自然是爷封他的了。再不然，真用龙封诏敕，老佛爷封他么？周小五仗的是他表妹冯香儿，冯香儿的进来，还是他的功呢。”那丫头道：“不就是那香人儿么？爷把他真是菩萨似的供养，现在把他安置在醉香轩里，一般也拨着老妈子丫头伺候。一日里，爷总要去瞧他个八九回。有甚心爱东西，香儿一开口要，立刻就赏给他。现在叫犯着事，不然爷早把他收房了。”云中雁心下欢喜，舒腰起来，轻轻拍了一下掌。钱强过来，云中雁附耳道：“咱们走罢。”蹚过两个屋脊，才告知他美人现在醉香轩里，你我只须探视醉香轩是了。”钱强道：“找寻轩亭楼阁，还是屋里找的好。”云中雁点头，随即跳下。乃是一个长形天井，穿堂的窗恰好畅开。两人进了穿堂，只向南首屋里走去。好在外边窗儿虽然紧闭，屋内却门户洞开，出入倒很便利。

走过了两处，见曲折的地方多了，钱强从百宝囊中取出